



## 生命師傅

黃讚雄 HKPES 項目經理

一說到生命師傅，我就想到「生命影響生命」。

在過去數年，曾經協助不同組織籌辦生命師傅計劃，在過程中，我們要為學員找師傅，更要為師傅找學員。此外，更要設計整個計劃的方向和活動細節，亦要預備隨時解答師傅和學員所提出的問題。

師傅基本上要做些甚麼？我的建議是：

- 向學員分享自己的事業和生命經歷，協助學員擴大視野，並在學員的個人及事業成長上，提供適當的建議；
- 協助學員釐訂目標及志向，同時辨識其中的困難和問題；
- 把焦點放在聆聽和認識學員，發掘學員的潛質，擴展其所長。

然而，我卻發現，單靠上述的建議，真是十分「基本」，生命師傅和他們的學員往往只能建立「生命師傅計劃」的「工作關係」，計劃完成，關係亦隨之結束。這不但可惜，而且無論對師傅抑或是學員來說，都有種勞而無功的感覺。也許，我們應該回歸到「生命師傅」的基礎，也就是「生命」本身。

### 生命師傅的本質

我的社會工作背景主要來自文字傳媒和公共關係兩個行業，也完成了神學訓練。在接受某大學的邀請，作數名畢業班同學的生命師傅時，心中第一個反應是我有甚麼東西可以「教」他們，又有甚麼信仰經歷可以與他們分享。我在生命師傅計劃開始時，已把自己的角色定為「老師」和「牧師」。對我而言，這兩個角色並無難度，而且是我所樂意的。

計劃開始不久，我邀請那幾位學員出外午餐，希望在輕鬆的環境和氣氛下，彼此認識。果然，食物是可以令大家舒暢，並且易於閒話家常，交交朋友。在往後的數次聚會，我們都在這種氣氛中渡過。

對大部份畢業班的同學來說，「搵嘢做」是他們眼前第一任務，而加入大學的生命師傅計劃，目的就是希望生命師傅對他們即將開展的職涯生命有「實際」的幫助。在我所接觸的同學中，大都不介意分享自己的家庭背景和學習情況，而且會主動詢問應當如何「搵工」和「揀工」。由於我早把自己定位為「老師」和「牧師」，他們的主動更令我十分投入自己所定下的角色。不久，我發覺自己已由「老師」和「牧師」，轉升為同學們的職涯「顧問」。

為期一年左右的「生命師傅」計劃在不知不覺間就過去了，同學們在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後，就各有所忙，大家就沒有再見面了，我原想做個「生命師傅」，後來只是做個「搵工顧問」。

現在回想，問題不在同學，不在計劃，而在自己。

### 指向信仰價值的「自己友」

在工作多年後，我漸漸對成為年輕一代的生命師傅頗有負擔，盼望可以透過這個身份，幫助他們順利進入職場，一展自己的抱負。更重要的是，有機會向他們分享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，為基督作見證。在我擔任某大學的生命師傅計劃期間，我發現與我有差不多想法的在職信徒也有不少，問題是，一年多之後，發現自己原希望做「生命師傅」，結果做了「搵工顧問」的，也大不乏人。

經過再三的思量，我認為問題出在自己的定位。

正如我在本文開始所指，生命師傅的首要任務是：「向學員分享自己的事業和生命經歷，協助學員擴大視野，並在學員的個人及事業成長上，提供適當的建議。」而焦點在於「聆聽和認識學員，發掘學員的潛質，擴展其所長。」

很多時候，我們以為自己有很多東西可以「教」學員，可以「幫」學員，以致我們在不知不覺間扮演了老師的角色，一段時間後，我們甚至變成了學員的顧問。然而，我們並未成為他們的生命師傅。

要作為學員的生命師傅，我建議應首先把自己看為「指向信仰價值的『自己友』」。意思是把自己和學員看為同路人，大家都是為尋覓前路而努力的一份子，彼此不分高低；不同的，只是各人的背景和人生際遇。生命師傅帶著好奇和尊重去認識每名學員，從他們身上，了解新一代的情況和想法；另一方面，生命師傅誠懇地向他們分享自己的人生和經驗，以及自己的限制。在這過程中，師傅和學員建立了彼此的信任，彼此的生命有相互的影響。

從另一方面再想，一個牧者，若只是向會友教導教條，講解聖經，但會友除了知道牧者神學了得，釋經高深之外，卻不認識牧者自己是個怎樣的人，甚至對牧者的生活形態一無所知。對會友來說，牧師可能是「神學老師」、「聖經學者」，但並不是對他們生命有影響的牧者，更談不上「生命影響生命」。

然而，不要因「老師」、「學者」的表面名詞而看不見討論的重點，這就是生命影響生命。不少學生會告訴我們，一個老師的真實生命，是如何提升他們的學習態度，以致更新他們的價值觀念。反過來說，只傳授知識和技術的老師，很難會令學生對所學的感到興趣，往往令學生在考試過後，就把所學的束之高閣。

回到生命師傅這個題目，我的反省是重點在於先看重「生命影響生命」，然後才考慮自己在哪方面能作學員的師傅。若以此來看，我的工作經驗並非最重要，我如何去分享我的生命如何被上帝陶造，才是重點。🙏

註：本文原載於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之《教牧分享》總第二一〇期，二〇一六年十一月號，第十七至十八頁，蒙允許轉載。